

教宗本笃十六世

周三公开接见活动中讲解的教理

保禄六世礼堂

2007 年 3 月 7 日

罗马的圣格来孟

各位亲爱的兄弟姐妹，

过去几个月，我们以新约经书所记述的宗徒和基督信仰初期的见证者，作为我们的默想内容。现在我们将注意力转向最初几个基督徒世纪的神圣教父。以便我们可以观察教会如何开始她在历史中的旅程。

圣格来孟(san Clemente Romano)，第一世纪末的罗马主教，是继连鲁(Lino)和安纳棋度(Anacleto)之后，伯多禄的第三位继承人。关于他的生平，最重要的证明来自圣依内利(sant'Ireneo)，圣依内利当里昂(Lione)主教到 202 年。他证实格来孟「见过众位宗徒」，「曾经和他们会面」，「他们的讲道仍在他耳际回响，他们的传统仍历历在他眼前」(《驳斥众异端 *Contro le eresie*》3,3,3)。稍晚，第四与第六世纪之间的证明，给格来孟冠上殉道者的称号。

这位罗马主教的威信与名望是如此之盛，以至有好些作品都指称是他出自他的手笔，然而唯一肯定是他所写的只有《致格林多人书 *Lettera ai Corinti*》。关于这作品，基督信仰发端的「案卷保管者」(«archivista»)，凯撒肋雅的欧瑟比奥(Eusebio di Cesarea)这样介绍：「格来孟有一封信传下来被公认是真的、伟大的和让人钦敬的。这封信是他以罗马教会的名义写给格林多教会……我们知道长久以来，直到今日，在信友的聚会中都会宣读这封信」(《教会史 *Storia Ecclesiastica*》3,16)。这封信当时已几乎被视为经典。格来孟，以希腊文，在信首伤感地写道「那些突然而至的祸患，竟然一个一个

接踵而来」(1,1)，以致他无法作出更适时的介入。这些「祸患」指的，是罗马皇帝多米之安劳(Domiziano)引发的教难，因此这封信的写成日期，应该是在这位皇帝驾崩不久和他所发起的教难的末期，即紧接 96 年之后。

格来孟的介入，是出于他对当时发生在格林多教会的严重问题的关注：事实上，那时团体中的司铎，被一些年青的反对派革职。对这不幸事件，圣依内利也有记载，他写道：「于格来孟在位期间，格林多教会出现了非同小可的争端，罗马教会因此写了一封极端重要的信给格林多人，以便他们在平安内和好，更新他们的信德和向他们宣示他们不久前，才从众宗徒那儿接受了的传统」(《驳斥众异端 *Contro le eresie*》3,3,3)。因此，我们可以说，自从圣伯多禄去世后，这封信构成罗马首席权的初度行使。保禄曾给格林多人写了两封信，格来孟的信重新提及圣保禄在这两封信中所重视的主题，尤其是关于救恩的指示性和伦理承担的命令性，这两者之间的神学辩证法，这个永远不会过时的主题。首先，我们有关于拯救人类的恩宠这喜讯的宣讲。主预先为我们准备好一切，并宽恕了我们，把祂的爱，把成为基督徒，成为祂的弟兄姊妹的恩宠赐给我们。这是一个使我们的人生充满喜乐，和让我们稳妥地行事的宣讲：主的仁爱永远都在等着我们，而且主的仁爱永远大过我们所有的罪。纵然这样，却需要我们以与所接受的恩赐相称的方式生活，同时以一个大方和勇敢的皈依历程响应这救恩的宣讲。比较起保禄的书信模式，全部保禄书信均由教义和实践两部份组成，格来孟这封信的崭新之处，在于他在教义和实践部份之后，加了一篇「大祈祷文」，以总结全信。

这封信所提供的直接时机，让这位罗马主教有机会就教会的身份和她的使命，作出广泛的介入。若在格林多曾出现恶习，格来孟指出，那是因为爱德及其它不可或缺的德行的衰败。为此，他再次呼吁信友要谦逊和要有兄弟之爱，两个实实在在使教会成为教会的德行：「我们是神圣的一份子」，他劝勉说，「因此让我们完成圣德要求的一切」(30,1)。这位罗马主教特别提醒说，是主祂自己「指定在何处并由何人完成祂要的礼仪服务，好使每一件事，都带着祂的认可神圣地完成，并成功地接受祂的旨意……事实上托付给大司祭的，是那些只属于他的礼仪职务；至于其它司祭，也有为他们预定的岗位；肋味人有属于他们的服务。《laikós》——平信徒——不能逾越为他们所作的安排」(40,1-5：值得注意在这封写成于第一世纪末的书信中，这个希腊文名词

«*laikós*»，首次在基督徒文学中出现，而 «*laikós*» 所指的，是「*laos* [人民] 中的一份子」，即「天主子民中的一员」)。

就这样，透过引述古以色列的礼仪，格来孟展示了他理想中的教会。她是由那位在基督奥体不同肢体中嘘气，「倾注在我们身上的唯一的恩宠之神所集合」，在这奥体内，全体毫无分隔地结合在一起，大家是「彼此的肢体」(46,6-7)。至于「平信徒」与圣统序之间的清楚区别，绝对不代表任可对立，而是代表一个身体，一个组织内不同功能之间的有机连结。事实上，教会并非一个混乱和处于无政府状态之地，在那里一个人随时可以为所欲为：而是每一个人在这组织中，依照已定的构架，按照所接受的召叫，履行自己的职务。至于各团体的领导人，格来孟清楚地提出宗徒继承的教义。而管制这宗徒继承的规范来自天主自己。圣父派遣了耶稣基督，之后耶稣基督派遣了宗徒。然后宗徒又派遣了各团体的领导人，并规定以后由其它当得起的人继承他们。易言之，一切「照着天主的旨意所安排的」进行(42)。透过这些话，透过这些语句，格来孟强调教会所拥有的构架是圣事性而非政治性。天主在礼仪中与我们相遇的行动，先存于我们的决定和我们的想象。尤其要知道的，教会是天主的恩赐而不是我们的造物，因此这圣事性构架不但使教会内的公共秩序的维系得到保证，也保证了天主的恩赐的先存性，而我们所有人都需要这恩赐。

信末的「大祈祷文」给前面的论题添上一股宇宙性气息。格来孟对天主出于爱而作的奇妙安排赞美和感谢祂，祂创造了世界，并继续拯救它及圣化它。特别重要的是信中为统治者的祈祷。这是继新约经书之后，最古老的为政治团体的祈祷文。如此一来，在后来的教难中，那些基督徒纵然明知教难会继续，却没有停止为那些不公平地判决他们的同一政权祈祷。其动机主要出于基督的命令：要为迫害我们的人祈祷，就如耶稣在十字架上所作的一样。除此以外，这篇祈祷文尚有另一个训诲，这训诲千百年以来，一直指引着基督徒在面对政治和国家时应有的态度。透过为政权祈祷，格来孟承认政治团体在天主所定下的秩序中的合法性；与此同时，他亦显示出他对这些政权是否服从天主的忧虑，「他们会否带着慈悲，在和平与温良中行使他们的权力」(61,2)。凯撒并非一切，凯撒之外尚出现另一个权力，这权力的根源和本质并不属于这世界，而是属于「上界」：属于那个连国家的权利都要听从的真理。

就这样格来孟的信回应了众多永远都合时的课题。尤其别具意义的，是这封信代表着，从第一世纪末叶开始，罗马教会以自己的关怀，在爱德中领导着所有其它教会。罗马主教在那篇「大祈祷文」中，代表整个世界向天主祈求。怀着同样的精神，我们就以这篇「大祈祷文」中的呼求，作为我们的祈祷：「是的，主啊，请在平安的美善中以你的面容照耀我们；请以你大能的手保护我们。透过我们灵魂的大司祭和领袖，耶稣基督，我们感谢你，借着祂一切光荣和赞颂，现在，至世世代代，及无穷世之世都属于你，亚孟」(60-61)。